

袁宏道集箋校

5
795862-66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明〕袁宏道著
錢伯城箋校

袁宏道集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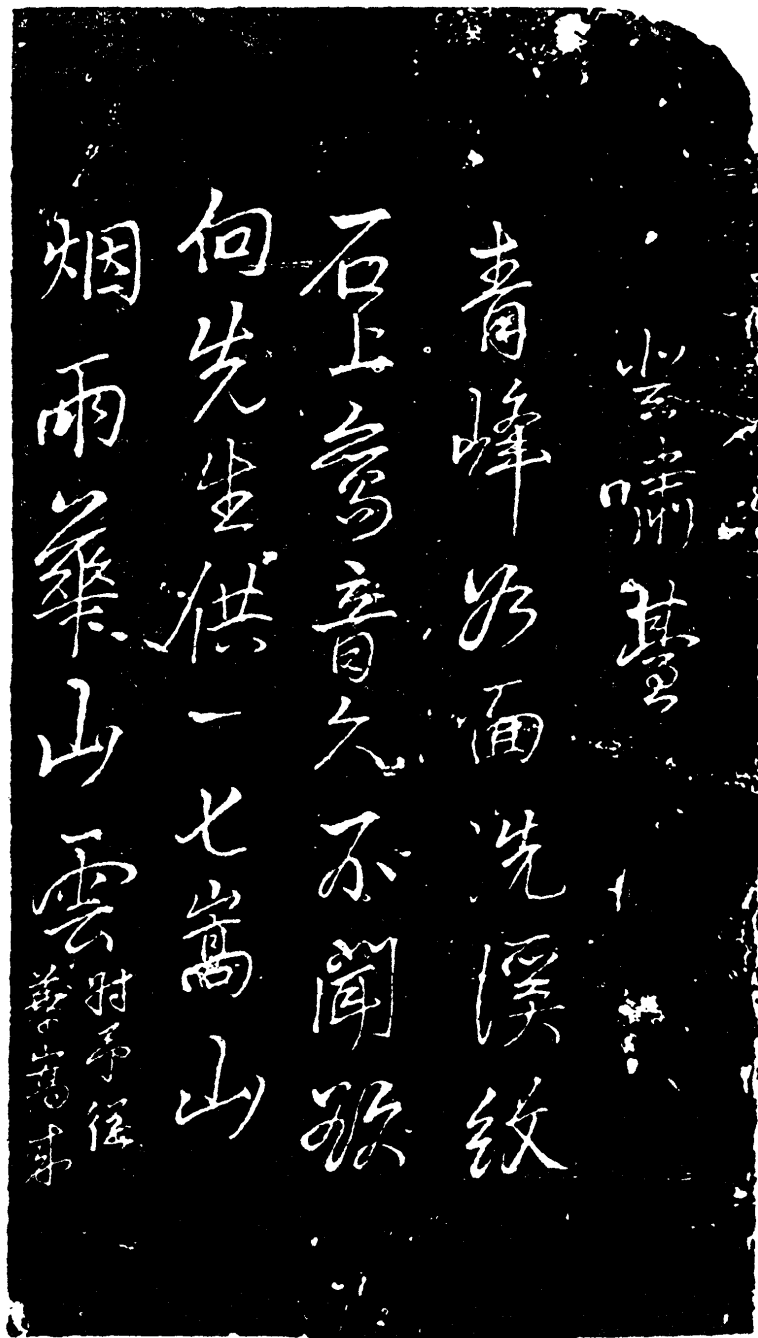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袁宏道手蹟(一)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安樂窩
天津橋上沙圍屋
共伯城邊石吐泉
料得先生都不
管事時如月去如
煙

袁宏道手蹟(二)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雲蘇門山法舟百泉
食器共城飯才穀必
水泉廣橋穿竹嶼
舫載茶煙方外青溪
寺人問好時田那能

袁宏道手蹟(三)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昔二頃風雨肅其暝
一葉寒塘上孤雲信所
如東亭觀羨箭西
止訪幽居靜愛涵波
羽深憐避餌莫
家狂阮藉沉酒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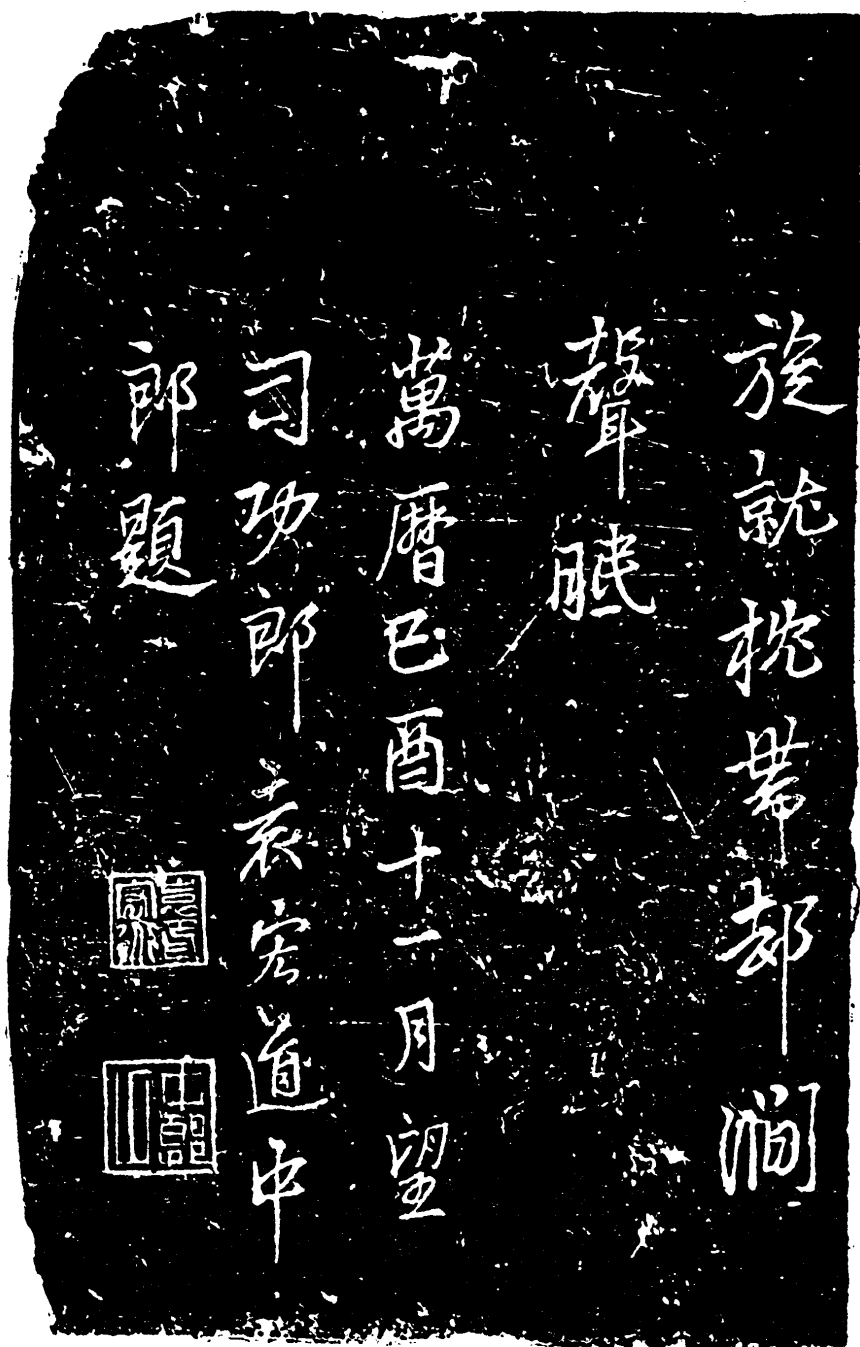
袁宏道手蹟(四)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清虛
再法
發去復停棧瓶甌尚
在船異波子種色密
雨一湖泉有鶴山中
夢無人池上絃醉歸

袁宏道手蹟(五)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袁宏道手蹟(六)

書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前 言

錢伯城

袁宏道，他的更爲人所熟悉的名字是袁中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個性、最有特色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一直有爭議的作家。他生於明朝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卒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只活了四十三歲，一生正式從事文學活動的時間不過十多年，留下了一部詩文集，身後毀譽不一。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追隨者，以及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像李贄、湯顯祖等人，是極爲推重他的。但是到清朝，就不大受重視了。清朝人有機會就要貶他一下。

清初人做詩，講盛唐「法度」；中葉以後，盛行學宋朝的江西詩派，鍛字煉句，務求精深。袁宏道自稱他的詩「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張幼于》），在清朝人看來是「野狐外道」，自然難入他們眼中。清朝的散文，是古文家的天下，桐城派、陽湖派相繼而興，文章講《史》、《漢》筆法，袁宏道的小品文不管寫得多麼清新活潑，妙語連珠，也無插足之地。只有兩個卓有識見的無名選家，編了一部《古文觀止》，選入了袁宏道寫的《徐文長傳》，算得他的一大知己。但是占他作品數量頗多的書札、遊記（我認爲這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精品），仍不能進入莊重典則的「古文」之林。作爲桐城派正統讀本的《古文辭類纂》裏，就排不上他這些文章的位置。

乾隆皇帝編《四庫全書》，發現袁宏道集子裏的一通書札和一首詩，「有偏謬語」，當即下令「抽毀」。什麼「偏謬語」呢？原來有幾句罵元朝的話。人家罵元朝關你清朝何事？不行，這也犯忌，怕你由此及彼，指桑罵槐。這也證明，凡屬君臨人民羣衆之上的專制統治者，無不犯有惡性的疑忌狂。因此不單那兩篇詩文「抽毀」，連其他找不出「偏謬語」的所有著作也全部列爲「禁書」。當然民間仍在流傳，這是禁不掉的，但官方是把它開除了。餘波所及，清朝的這個「官方」意志，民國以後還在繼續執行，兩部收羅宏富的叢書《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就始終屏而不收袁宏道的文集，儘管這兩部叢書的主編者不會不知道他是起過重要影響的作家。

三十年代，袁宏道忽然走起運來，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袁中郎熱」。爲一個長期被沈霾誤會的作家刷洗塵垢，原是好事；不幸的是，他這次被人「畫歪了臉孔」，使他又一次蒙上了不白之冤。林語堂們提倡小品文，作爲提倡文學上的一個流派，原也無可厚非，但是他們擡出袁宏道做招牌，大談其性靈、閑適、趣味等等，不管他們的主觀意圖如何，所造成的客觀效果却很清楚，就是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刻，借袁宏道的名字，便於某些人，并迷惑了一大批人，作爲他們逃避現實、對抗革命的「永久的巢穴」。幾百年受到冷落的袁宏道，這次被裝扮成爲不問世事的雅趣文人，出現在廣大讀者面前。

魯迅針對這一情況，認爲應該爲袁宏道說幾句話了，他作出了犀利的評論：

就以現在最流行的袁中郎爲例罷，既然肩出來當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議論這招牌，怎樣撕破了衣裳，怎樣畫歪

了臉孔。這其實和中郎本身是無關的。

中郎還有更重要的一面麼？有的。萬曆三十七年，顧憲成辭官，時中郎「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顧端文公年譜》）中郎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人，贊《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畫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蟲們的永久的巢穴了。（《且介亭雜文二集·招貼即扯》）

魯迅的分析是極爲精闢的，又一次使我們受到很大教益。他總是能够全面地觀察一個人：對人，不求其全；但看人，必看其全。他把被「肩出來當作招牌」的論客們「畫歪」了的袁宏道改正過來，對我們瞭解并評價袁宏道至關重要。他用袁宏道對顧憲成的看法，來衡量袁宏道對政治和現實的態度，是很有說服力的。顧憲成是東林黨領袖，東林黨是以議論國事、批評朝政、反對宦官著名的。袁宏道關心并佩服這樣的人物，稱之爲「大賢」，并且認爲朝廷不知重用，「世道何所倚賴」，他的政治傾向是够鮮明的了，而這正是瞭解和評價袁宏道的「全部」所不可抹煞的事實。

袁宏道的關心世道，在他的作品裏也有很多反映。他少年時寫的《古荊篇》，就是感慨張居正身後籍沒，諷諭神宗的刻薄寡恩。「名臣何必貴，衰腐據要津」（《嘉魚李太清書齋》），是他對朝廷上正臣黜退，邪臣當道的慨嘆。人民的生活，也時在他的念中：「邸報傳來悶，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凋

殘。」（《初夏坐孫內使池臺》）神宗爲重建新殿，不顧民力，運木萬里，他寫了這樣沈痛的詩句：「長年千許人，餐餐損郵食。目今事戎馬，公私敝已極。」（《送梅子馬督木北上》）「賈客相逢倍惘然，榷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璫虎，嚮米陪男償稅錢。」（《竹枝詞》）「璫虎」指宦官，是袁宏道所深惡痛絕的，在描寫荊州人民的痛苦生活時，他也毫不留情地指責了他們：「居民耗損，市肆寂寥。……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答沈伯函》）萬曆年間一個極大的弊政是礦稅，荼毒天下，民不聊生，《猛虎行》作了正面的揭露：「甲蟲蠹太平，搜利及丘空。……」用辭的激烈，即使在同時代人的作品中也是很少見的。

當然，袁宏道也有其另外的一面：置身是非之外，寄情山水之間，獨善其身，清高閑適，他的這種思想是極爲濃重的。他的不少詩文，寫的是身邊瑣事，生活情趣，個人牢騷。他之被某些樂於逃避現實的人們看中，奉爲閑情逸致的祖師爺，不是沒有來由的。但是，正如杜甫雖然稱爲「每飯不忘君」，却不可能要求他做的首首詩都在想念皇帝，我們看到杜集裏更多的還是抒情寫景之作，但杜甫仍不失爲偉大的反映現實的詩人；袁宏道雖然「關心世道」，也不可能要求他成爲「憂國憂民」的志士。這取決於他的生活經歷、個人情趣和處世態度。袁宏道的可貴，在於他的坦率 and 真誠。這樣的作家，面對黑暗的現實，而又無能爲力，不能不產生苦悶和矛盾的心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東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

字。旁人道我真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年少淚！（《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之二）

酒和淚混在一起，以歌當哭，對腐敗的朝政是憤懣極了。「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這顯然是反語正說，若信以爲真，就上他當了。「旁人道我真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他在表示憤懣之餘，却又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消極情緒。這種消極情緒，造成了他對現實的逃避。但是從總的方面來看，袁宏道仍是一個關心世道的作家，而且由於他的「方巾氣」（即道學氣）很重，他還是一個維護儒家正統思想的作家。

三十年代魯迅同林語堂們關於袁宏道的論爭，是一場有關知人論世的是非之爭。在這場論爭中曾被魯迅批評過的某些人，後來在民族存亡不絕如縷、戰火遍地的緊急關頭，上者遯跡海外爲寓公，下者就沈淪墮落了。但是這同袁宏道無關，不能把責任推到袁宏道身上。正如魯迅指出的，「中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畫歪」，這對我們是很有啓發意義的，否則的話，我們就會老是把被三十年代某些論客們「畫歪了臉孔」的袁宏道，當成真的來相信了，以至連他的著作也不敢欣賞、閱讀了。

明朝文學的復古與反復古之爭，主要表現在詩歌的創作問題上。

清朝人笑袁宏道的詩俚俗淺薄，他們完全不理解，這正是袁宏道和公安派作家的特色之一。在這

點上，他們的文學知識還遠遠及不上編選《列朝詩集》的錢謙益。

中國的古典詩，經過唐、宋兩代的興旺發展，形式、意境和文字藝術等等方面，都已不易翻新了。明朝前、後七子宣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他們取法乎上，意在尋找一條詩歌創作的新路，不能說全無道理。他們也曾寫有一些好的作品，氣勢宏大，意境開闊，是明詩中的上乘之作。但是，復古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創新，這是文學發展的一條規律。唐朝的韓愈和宋朝的歐陽修，都是復古的大師，他們先後領導兩次古文運動，復古是名，創新是實，因而推動了文學的進步。復古而不創新，必然成爲倒退。七子不懂文學發展的這條規律，一心一意用模擬代替創新，表面上豪言壯語，氣勢磅礴，仔細一看，全是句比字擬，一無生氣。文學上產生這種倒退現象，而且統治時間長達近百年之久，實際上反映了古典詩歌發展到這一階段走投無路的窘境。

明朝當時有許多有才能、有見識的作家，並不滿意七子的做法，但又受其牢籠，無法自拔。較爲突出的一個例子，可以舉出趙南星，這是一個才氣縱橫（甚至傳說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不願俯仰由人的作家，但是據錢謙益說，他「爲詩厭薄七子，刻意濯磨，而步趨北地（李夢陽），不能出其窠臼」（《列朝詩集小傳》）。錢謙益是趙南星委託刪定文集的知交，又是學識淵博、眼光銳利的詩歌評論家，他的話當是按實際情況說的。這說明明朝這股復古的勢力對作家們的束縛之大。詩歌若不另闢蹊徑，別謀出路，這股復古的風還有可能吹下去。

袁宏道同復古派的爭論，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第一是反對模擬；第二是主張寫「自己胸臆流出」的詩文；第三是提倡向民歌學習。三個問題都是針對復古派提出的，目的則是一個：爲了創新。

關於反對模擬。模擬是創新的大敵，必須首先打倒。他一般不反對復古，但模擬剽襲必須反對。他說：

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剽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雪濤閣集序》）

他對復古派以模擬剽襲爲能事的攻擊，最尖銳的莫過於下面這段話了，他說這些人「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囿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張幼于》）。這真是痛快淋漓的批評，把復古派的醜態揭露無遺。

復古派的無知，主要是他們看不到文學是隨着時代變遷的。袁宏道比他們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的文學進化觀。他指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江進之》）他又進一步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雪濤閣集序》）這就擊破了復古派今不如古的文學退步觀。所以錢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謙益贊揚說：「中郎之論出，王（世貞）、李（攀龍）之雲霧一掃。」（《列朝詩集小傳》）這話是不錯的。

關於主張寫「自己胸臆流出」的詩文。這是在打倒復古模擬之風的同時，必然要提出的問題。要做到這點，袁宏道提出二個標準：一曰性靈，就是「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敘小修詩》）。他說的性靈并不神秘，不過是真實的感情與客觀的結合，而後不加粉飾地表達出來。二曰趣，他說「詩以趣為主」（《西京稿序》）。什麼是趣呢？「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敘陳正甫會心集》）。這不是一般的趣味，而是諸般客觀現象通過會心者的靈感，作出的自然的反映。應當承認，在文學（特別是詩）的創作過程中，確有這種趣的存在，並且起着一定的作用。三曰新奇，「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這就是要求從復古派的格套束縛中解脫出來，發抒自己的真情實感，創造自己的句法字法調法，名為新奇，實則最重要的只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

由此可知，袁宏道所主張的性靈、趣和新奇，并不完全是玄虛的、抽象的東西。他自己的創作實踐也證實了這點。當然他爲了追求「本色獨造」，強調了「心靈」的作用，就有可能使他的這些主張成爲脫離現實的唯心觀點；而在當時，他的這些主張却像一帖清涼劑，救活了沈疴垂亡的詩歌病人，「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列朝詩集小傳》）。因此，歷史

地、實事求是地分析袁宏道的這些主張，看看它們在當時所起的影響和作用，是很必要的。

關於向民歌學習。這主要是指向當時流行於吳語區的民歌學習，這是使袁宏道高出於同時代詩人的另一傑出的特點。他說：

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伯修》）

他認爲這些民歌，「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敘小修詩》）。他有一首《徽謠戲柬陳正甫》，評論家們都不大注意，就是他向民歌學習的作品，詩中如「打臉坐黃堂，要把奸頑掃」，「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爺好」等，其句法字法都是直接從民歌中來的，整首詩的調子也同唱山歌差不了多少。他把這首詩收進他的文集，表明他敢於向民歌學習的胆識。

但是，也要指出，袁宏道提倡向民歌學習，倡導之功高過於實踐。從《徽謠戲柬陳正甫》這首詩就可看出，他的實踐不過是在字句上向民歌有所模仿。他跳不出古典詩歌的傳統格局，不能通過學習民歌創造新的形式。他的正統思想也阻礙他像民歌那樣，敢於潑辣地向儒家正統挑戰。形成他的詩歌的俚俗淺薄這一特色，學習民歌不過是一個因素，更主要是受白居易、蘇軾的影響。這是公安派作家的共同傾向。「三袁」中的大袁（宗道），甚至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爲「白蘇齋」，以示嚮慕，就是很好的證

明。而在這方面，袁宏道有意識地使自己的詩成爲「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闢時人之目也」（《雪濤閣集序》）。他這話雖是指他的朋友、公安派作家之一的江盈科說的，但他自己承認，「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哭江進之詩序》），他們走的是一個路子。他們創作的這些詩，「近平，近俚，近俳」，但是他們不怕世人譏笑，因爲「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黏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雪濤閣集序》）。爲了打破復古派的思想束縛，俚俗淺薄是作爲一種武器來使用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袁宏道在他那個文學一時處于停滯狀態的時代，通過他的進步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打破了復古派的統治，使整個文學空氣活躍起來，在明代文學史上有很大的功勞。但是他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余詩多刻露之病」（《敘曾太史集》），這不只是詩如此，散文也應包括在內。刻露卽淺露，它的對立面是含蓄，袁宏道詩文的最大缺點就是缺少含蓄，也可叫作深度不夠，而淺露正是文學藝術的大敵。這歸根結底是由於他的生活經歷和創作思想所決定的。他一生少年早達，宦途順利，適情自放，簡直沒有經過什麼生活的波折和磨煉，因而形成他的創作思想的根基是不夠深厚的，因此作品的反映面就顯得較爲狹窄。這就是爲什麼當時的公安派和後來的竟陵派，以及晚明的其他許多作家，雖然在一個時期內取得了一時的輝煌的成功，而熱潮一過，就消聲匿迹了。公安派的作家，我們可以舉出十多個來，但是除三袁兄弟外，後來誰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呢？經受不住時

間考驗的，終久要被淘汰。這是文學史爲我們提供的教訓之一。

關於袁宏道的人品，也可一談。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表達的思想感情，是真是假，他的人品是最好的檢證。

袁宏道爲文名所掩，大家對他的人品如何，都不大注意。其實，他雖然性情灑脫，喜愛山水，却是一個精明強幹，而又清廉公正的官吏。

據他的弟弟袁中道寫的傳記中說，袁宏道「居官十九年」（《中郎先生行狀》）。這是從他中進士那年開始計算。他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中進士，到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逝世，恰爲十九年。但是在這十九年中，他只做了三次官。第一次是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任吳縣知縣，很快就辭職了。第二次是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起任順天府教授、國子監助教和禮部主事，也是不久就請假回鄉了。第三次是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起任吏部郎官，也只做了不到兩年。三次做官的時間，加在一起，不過五、六年光景。

袁宏道一生做官的時間如此短促，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不是他沒有機會做官，而是他出自真心地不願做官。當然，像他這種淡薄於做官的人，在封建時代不是沒有，但并不多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雖然不願做官，但是當他不得不做的時候，就認真地做，并不擺出名士派頭，不理政事，疏狂

敷衍；或是作威作福，貪污斂錢。這種人，在封建時代就很少很少了。

他做吳縣知縣，有很好的政績，卸任時，借了錢才安頓好家眷。

他做吏部郎官，吏部是六部之首，有權有勢；他銳意剔除積弊，不爲自己稍謀私利。而且很快就
不幹了。

他不但是能幹的官吏，而且是一個清官。

他不像那些假道學，表面清高，實際熱中。他諷刺這種人，說他們「居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答吳本如儀部》）。他自己說到做到，不做這般「俗氣」的人。他的人品是很高的。我想讀者都會同意，不論什麼時代，我們都應該表彰人品高尚的人，只有人品高尚的作家，才是值得人們真正敬重的。

《行狀》說袁宏道「意興無日不暢適，未見其一刻皺眉蒿目；居柳浪（公安湖名）六年，睡或高歌而醒」。一個性格如此坦率、樂觀和爽豁的作家，懂得生活，愛好生活，把人生看得很爲透徹，所以寫出那麼多充滿機智、風趣和達觀精神的詩與散文，就不是什麼可奇怪的事了。同時，他把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總之他這個人的個性，通過他的作品，毫無保留地呈顯在讀者眼前，同樣也就不是什麼可奇怪的事了。

袁宏道是一個真誠的、表裏如一的作家，這是古今文學家中無分例外的最可寶貴的品質。他的詩

文所以今天尚有保存、流傳和閱讀的價值，照我看這也應是原因之一。

這部「箋校」，還是我在一九六一年至六五年間寫成的舊稿。光陰迅速，離動筆時近二十年過去了。當時寫這部稿子的時候，文學界還囿於三十年代被「畫歪了臉孔」的錯覺，袁宏道和晚明小品成了「禁區」，無人敢去觸及。出版社自然更沒有勇氣來出版這部集子。十年動亂，羣魔亂舞，文壇為一批以尋章摘句、陷人以罪為能事的大小文痞們所霸持，箋校整理《袁宏道集》，便也成了「罪狀」，並且作為「文藝黑綫」產物的證據，這就等於下了一道永遭錮閉的禁令。幸而黑暗終於消逝，稿子也倖存未失；光明普照大地，這部經歷了憂患歲月的著作，今天尚能得到與讀者見面的機會，得以為祖國的文化建設添上小小的一塊磚石，我個人感到莫大的忻幸。但是失去的時間太多了，無數新的工作等待着去作，我只能照原來的樣子把舊稿奉獻出來，無法再作更多的修改、補充。多承編輯同志耐心細讀全稿，多所訂正，使此書得以減少謬誤，又承顧廷龍先生忻然命筆題簽，大為此書生色，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感謝之意。

一九七九年九月，於上海。

袁宏道集箋校凡例

一、袁宏道著作版本，重要者計有下列各種：

(一) 公安家刻本，種數及卷數不詳。袁宏道弟袁中道（小修）曰「家有刻不精」，即指此，當是作者在世時刊行，今未見。

(二) 吳郡袁叔度（無涯）書種堂寫刻本，分別刊於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三十六年（一六〇八）、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共七種，計：敝篋集二卷、錦帆集四卷（附去吳七牘）、解脫集四卷、瓶花齋集十卷、廣莊一卷、瓶史一卷、瀟碧堂集二十卷（吳郡瀟碧堂集有兩種刻本，一種即二十卷本，另一種加續集十卷，但所續十卷實即瓶花齋集）。以上總稱「袁中郎七種」，係袁中道稱爲「精而不備」之本。然所分種數及集名，悉合作者原意，雖非全集，無愧「精本」之稱。

(三) 繡水周應鑒校刻袁中郎十集，萬曆年間刊，共收十種，計：廣莊一卷、敝篋集二卷、破研齋集三卷、廣陵集一卷、桃源詠一卷、華嵩游草二卷、瓶史一卷、觴政一卷、狂言二卷、狂言別集二卷。

(四) 袁中郎未刻遺稿二卷，爲三袁先生集之一，約萬曆、天啓年間刊。袁中道曾謂宏道遺作「其存者仍爲一卷」，惟中道家刻本未見；另宏道子彭年據云有續集之刻，亦未見。此本卷數與中道所述者符合，所據或即中道編定本。卷首題「雲間陳繼儒仲醇甫閱」。

(五) 何偉然編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金陵大業堂刊。宏道詩文分體合編，始於此書。至清同治間又有袁憲健、袁照覆刻本。

(六) 袁中道編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在徽州刊。亦分體合編。卷首有畢懋康序，卷五書名下題「海陽吳懷貞復季校」。此本今最罕見。

(七) 陸之選編新刻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武林佩蘭居刊。分體合編，所收篇目較之各本爲全，因此流傳也在各本之上。

(八) 陸雲龍評選翠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二卷，崇禎五年（一六三二）錢塘崢雲館刊。此本選文共五十篇。

(九) 袁宏道詩文集五十卷，明史藝文志著錄，未見。

(十) 西方合論十卷，有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吳門刻本，未見。今見者爲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周之夔刊本及八年（一六五一）釋智旭評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西方合論，即據周本排印。

此外廣莊有禪悅山房本、陳眉公重訂本，瓶史亦有陳眉公訂本。皇明百家小說中收有墨畦及陝洛日記（即場屋後記），學海類編中收有瓶花齋雜錄（即墨畦），武林掌故叢編中收有西湖記述（即解脫集中西湖遊記之一部分）。其他各種詩文總集、選集，如崇禎刊名山勝概記（編者未詳）收宏道遊記、雜著、尺牘七十餘篇，鈔本明文海（黃宗義編）收宏道各體文二十篇，彭孫貽明詩鈔、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沈德潛明詩別裁、陳田明詩紀事等書各收有宏道詩若干首。

二、本書現以佩蘭居四十卷本為底本。此本係分體合編，其詩文先後編排次序極為棼亂，對理解與研究作者生平及思想發展頗為不便。舉例言之，如原敝篋集中有嘉魚李太清書齋及又贈詩各一首，係同為贈嘉魚退職官員李沂而作者，但因前一首為五律，後一首為七律，按分體編例，此二詩在佩蘭居本中遂被割置二處，後一首且被改題作贈人，如此讀者將無從獲知後一首所寫何事何人。此種弊病在分體合編本中實無法避免。故現全部按年按集重編。其分集分卷體例，均依作者生前手定各集名稱及卷次；編年亦基本按照各集次序，其有原集編年次序顛倒錯亂者，則為之考訂改正。作者未及編集之遺文，另編為未編稿三卷，亦以詩文分別按年編次。桃源詠一卷，雖為作者編定，且曾單行，但實已編入瀟碧堂集，故不再另編。凡已確知為贗書，如狂言、續狂言者，不再收入。新編全集共為詩

文五十五卷：卷一至卷二爲敝篋集，卷三至卷六爲錦帆集，卷七爲去吳七牘，卷八至卷十一爲解脫集，卷十二爲廣陵集，卷十三至卷二十二爲瓶花齋集，卷二十三爲廣莊，卷二十四爲瓶史，卷二十五至卷四十四爲瀟碧堂集，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爲破研齋集，卷四十八爲觴政，卷四十九爲墨畦，卷五十至卷五十一爲華嵩游草，卷五十二爲場屋後記，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五爲未編稿。有關研究資料另編爲附錄三卷：卷一爲宏道詩文輯佚；卷二爲各家所寫有關宏道之傳記、評論、版本著錄；卷三爲自有刻本以來，各家所寫袁集各本序跋，其近代各本，以時代圖書公司印行袁中郎全集六冊本最爲重要，其序文六篇，以原載卷次先後，依次錄入。

三、作爲本書底本之佩蘭居四十卷本，今簡稱「原本」，並校以下列各本：

- (一) 吳郡書種堂本，簡稱「吳郡本」；
- (二) 袁小修編校本，簡稱「小修本」；
- (三) 梨雲館本，簡稱「梨本」；
- (四) 袁中郎十集本，簡稱「十集本」；
- (五) 袁中郎未刻遺稿本，簡稱「遺本」；
- (六) 翠娛閣評選本，簡稱「翠本」；

(七) 明詩鈔。

此外廣莊并用禪悅山房本（簡稱「禪悅本」）與陳眉公重訂本（簡稱「眉公本」）、瓶史并用陳眉公訂本（簡稱「眉公本」）分別加校。其他收入各種選本之某些詩文，依據不同情況，酌予加校（如明文海中某文較各本文字爲多，即加校，一般個別字句則從略）。各本文字，互有得失。本書校勘，不論校改或臚陳異文，都作出校記，附載各篇之後。其取捨從違，若有未當，讀者自可再據校記覆案。有若干篇遊記與書信，在吳郡本、小修本中有經作者後來所刪節或修改者，因非個別字句差異，故均全文錄附各該正文之後。其詩文有爲原本未收者，即據他本補入；他本所無而爲原本獨有者，則加注說明。遺本、翠本中所有評語，亦均輯錄，同附於正文之後；尙有少數評語係輯自其他選本及筆記、詩話等書，均分別注明出處。

四、袁宏道詩文向無箋注。本書現據各種方志、文集、史籍、筆記等書，搜索勾稽，凡集中詩文有關朋輩交遊、時事背景、專門制度、經歷地理等，均爲加箋。事屬新創，一無依傍，所遇困難殊多。舉例而言，如本書卷十四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一詩及卷二十二答黃無淨祠部書信中之「黃無淨」，必先自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一中知有夏日高戶部循卿招飲大通橋同黃太常思立張國博叔闈項參知庭堅及舍弟中郎一詩，

知其時與宏道兄弟同遊者有黃太常思立其人，又自同書卷五中查知同黃思立趙貞甫集蕭允升齋中談禪甚快各贈一詩中有「念我同門語」一語，知此黃思立係袁宗道之同年進士，又自同詩中「近通無淨理」一語，知此人當是以「無淨」爲號者，然後再從明進士題名碑錄中查知萬曆十四年與宗道同舉進士之黃姓共有六人，再據此六人之名里分別查閱各人所屬地志，最後方在贛州府志中查知此字思立者名大節，曾任太常博士及禮部員外郎，與宏道詩文所述字號、官稱適相符合，方考定此黃無淨乃黃大節也。又如本書卷六尺牘王孟夙中之「王孟夙」，夙，原本作晉，但一本作夙，究應作夙作晉，不易肯定，必先自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中查知崑山有王在公字孟夙其人，再查崑山縣志王在公傳，然後方知宏道集中之王孟夙卽王在公，晉爲誤字，而致誤之由，係因宏道同年有名王在晉者，遂使王在晉之名與王在公之字混而爲一。又採自地方志中之資料，皆須經過查對核實，視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能率爾採用，如卷二十一尺牘孫司李，雖自紹興府志職官志知此孫推官名孫應祥，乃鍾祥人，但必自湖北通志選舉志中覆查，知「祥」應作「時」方可確定此人正確姓名。又本書卷六尺牘華之臺中之華士標，無錫縣志載其爲萬曆二十年進士，亦必須據明進士題名碑錄更正爲萬曆十七年進士，此條材料方爲正確可用。故本書卽雖一名之微，亦必徧考羣書，博稽載籍，始能作出定論。然識見有限，疏誤不免，容待陸續補正，亦望高明見教。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袁宏道集箋校目錄

凡例

卷一 敝篋集之一——詩

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萬曆十九年

辛卯（一五九一）……………一

青驄馬……………一

採桑度……………二

古荆篇……………二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游二聖禪林檢藏有

述四首……………四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

鬻攜妓泛舟和尚橋二首……………七

目錄

病中短歌……………九

病起獨坐……………一〇

病起偶題四首……………一〇

江上二首……………一二

嘲王以明先生……………一二

青樓曲……………一三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

中老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

人可知。時丁亥九月也二首……………一四

傷周生……………一五

送鄒金吾遊白下，時寓武昌……………一五

飲彭山人……………一六

過二酉師舊齋	一七	從軍行	一九
雀勞利歌	一八	道傍柳	二〇
採蓮歌	一九	感王鬚庚	二〇
花朝卽事	一九	自從行別袁水部	三一
江漲	二〇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三一
卽事	二〇	夜坐別彭子	三一
秋扇	二二	社中	三四
寄贈	二二	贈李子髯	三四
擬作內詞八首	二三	寄子髯	三五
夏日泛舟	二四	過毛太初，見二甥	三六
得李宏甫先生書	二五	述懷	三七
感興四首	二六	小齋	三七
偶成	二六	迎九	三八
卽事	二六	憶蟹	三八
辛卯元日	二九	夢子髯	三九